契丹字源一斑

即　实

辽陵帝后哀册出土以来，五十余年间契丹文字研究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果。一九七七年《内蒙古大学学报》发表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① 一文(以下简称《研究》)，从识读汉语借词入手，拟定了百余原字的读音，将契丹小字研究从推断文义的阶段，推进到了辨识读音的阶段。这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笔者则从字源与契丹语词方面作了初步研究，因为契丹文字原以汉字为本创制。所以，认定所本之汉字，对于了解文义与读音，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大字有皇帝二字，显系汉语借词，其读音与意义，均与汉字相同。又如小字有百㚇二字，前者是汉文百之省笔，读音与字源相同；后者是汉文半之上部，读音与字源相近。从《研究》拟读的百余字中，笔者已经查出近半数的字源，因而确信上述论断之不误。本文仅就一部分小字提出研究所得，以向读者求教。

1. 夭　字源是夭。是夭增笔之字。

此字文义为天，是研究者们共同的看法。然而断其读音则很不相同。日本学者山路广明读为 [t'en] ②，乃是汉语之音。爱宕松男读为 [t'r] ③，则是蒙古语之略音。苏联学者达斯金读为[t'əŋri]④，则完全同于蒙古语。

山路广明之读音，等于视为汉语借词。然天地乃人类共见者，表示天地之词，属于基本词汇之范围，不当借用。也许山路广明以日语借用汉语之[t'en]为例。其实，日语有 [ama]、[ame]、[sɔra] 等等固有语词，借词并未取代固有语词。契丹文资料中之天庆、天德、乾统等词，全是契丹语而非汉语之音，即可证明此字不读[t'en]。当然，日语的"重箱读"⑤法在这里也不适用，不能用以推论。

爱宕松男之读音，是把语词看做可以任意分割的东西，并不科学，也有背于语言实际。其实 [t'r] 不合阿尔泰语系之每一音节之声部绝无复辅音之规律。

总之，此等读音既与字源夭之读音无关，又于契丹语言无征。

《周书·文帝纪》云："宇文氏世为大人……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

《汉书·匈奴传》云："单于者广大之貌，言其象天单于然"。

据此可知单于之于与宇文之宇同是一词。于宇二字古音都是[u]。

蒙古语谓广大曰 [ɑkʊ:]，是书面语。内蒙古东部方言曰 [ɔ:]、布里雅特方言曰 [ʊ:]。谓天曰宇之宇，形容广大之单于之于，正与蒙古语广大一词同音。

宇文氏、库莫奚人、契丹人同是鲜卑后裔，其基本词汇当是相同或相近。宇文氏既称天曰宇，则契丹人当亦如是或相去不远。夭字一读祆，正与前述之 [ɔ:] [ʊ:] 之音近似。故知其读音必与夭字读音相近。如拟为 [ɔʊ]，则于字源与语词方面均有征矣。

2. 夊　乙大组合之字。

此字文义为日，既是指称天体之日，又是指称时间单位之日。

《辽史》云："国语谓正旦为'迺捏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咿叽'。'迺'，正也；'捏咿叽'，旦也。"据此可知契丹语谓日曰[ner]，与蒙古语之[nar]颇近。

但蒙古语谓天体之日为[nar]，谓时间单位之日为[ətur]、[otur]。满洲语谓天体之日为[sun]。山路广明据之而拟读为[ʃun]，不仅未顾契丹语之[ner]，且又忽略满洲语指称时间单位日之[inəŋki]，难免不失正鹄。

与契丹语有亲缘关系之蒙古语满洲语都分别用两个词表示天体与时间单位之日。按理，契丹语亦应如此。既然契丹语之[ner]与蒙古语略同，则另一词亦应相近。再从乙大二字之组合推断，另一读音当是[ətur]可知。

故可拟定两个读音：一读[ner]，二读[ətur]。前者乃是指称天体之词，后者则是指称时间单位之词。

《故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云：卫国王沙姑有四女，一曰"谐里末肌"，一曰"那里末肌"，一曰"温睹末肌"，一曰"得蒙哥"。

"谐里"即是《辽史》所记之"赛咿叽"，其义为月。"那里"即是"捏咿叽"，其义为日。"温睹"当是蒙古语[ɔtʊ̈]之音变，其义为星。"末肌"之义不详。但依蒙古人名习惯推测，当是"光辉"或是"美丽"之义。据此又知契丹语之日可读[ner]，亦可读[nar]。此乃方音之异。而其后者则与蒙古语完全相同。因此，指称天体之日读[ner][nar]均为正确。

3. 艾　廾义组合之字。

此字文义为月。既是天体之月，又是时间单位之月。

《研究》一文拟读为[iue]，同于汉语之音。

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反映在语言里，便或多或少有借词产生。借词总是伴随输入之名物而到来。故除个别例外，借词不见于基本词汇之中。因为基本词汇原是人们对于日常习见事物之命名及状写。日月之属，是人类共见者，其词属于基本词汇，不当使用借词。

《辽史·礼志》有"讨赛咿叽"一语，并解曰："讨，五；赛咿叽月也"。证明契丹语用固有语词表示指称时间单位之月。有否指称天体之月的语词呢？可能没有。汉语的月，兼指天体与时间单位。蒙古语满洲语也是如此。

因此可以推定：契丹语之"赛咿叽"，既是天体之月，又是时间单位之月。而[ser]与蒙古语之[sar]略同。且据契丹语之日既说[ner]，又说[nar]，可以推知月亦必是既曰[ser]，又曰[sar]，二者只是方音之异。

据此，可以拟定艾之读音为[ser]、[sar]。而这也谐廾义之音。

然则，有否[iue]之读音？答曰：先是没有，后来又有。

何以见得先是没有？小字有一加了符号之艾字，《研究》一文拟读为[iuæ]，基本同于无符号之字。似乎二字可以通用。但从现有资料看来，无符号之字可以单用，表记契丹语之月[ser]，而有符号之字绝不见有如此用者。故可想见，当初造字之时，无符号之字只记[ser]一音，而不表记他音。从与[ser]对应之汉语月之读音联想，又造一有符号之字，用以表记[iue]音。

故当初无符号之字只读[ser]，而无其他读音。此即先是没有之谓。

何以更说后来又有？有无符号之二字，形近易混，加之契丹文未广泛流行，没有形成严格的规范，用之者稍一自行其是便生歧异。故屡见一词多形之弊。所以，当用有符号之字表记[iue]音时，竟也误用无符号之字，如越国常有人误写，但因读成[sere kui]便不成话，读者亦能推解其意，因而也就没人加以纠正。一有例开，必有从者，尤其当所谓名家滥觞时，人竟不顾其非以为必是而盲从。久而久之，约虽未定，而俗竟成，如之奈何！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承认主义也就无能为力了。此即后来又有之谓。

故从造字约定说则是“先无” [iue]音；从用字俗成说则是“后有”[iue]音。

据此，可定艾有两个读音，一读[ser]，二读 [iue]。

4. 丞查字之省变。大字与小字间有颠倒上下笔划者。查之省变，亦即类此。此字用以表记天干之庚辛。《研究》一文同意契丹人以五行表示天干之说。愚意以为此说难以成立。

五行中有水。契丹语称江河之义的水为“没里”，称水乳之义的水为“乌”。可是契丹文的天干中却不见单独的“乌”音字。五行与天干结合时，壬癸为水。而契丹文的壬，既不是单节的[u]，也不是类似蒙古语[ʊsʊ] 之音。五行中有土。契丹语称土曰“耨斡”，“耨斡”的词形，《研究》一文已经识出。天干中戊己为土。而契丹文表记己之字形，全然与“耨斡”之词形不同。表记己之原字，在《郎君行记》中作为大金国之金用。由此可见，从已知的文字看来，五行之水土金三者不在天干之中。故五行之说并无根据。

蒙古语用颜色表示天干。契丹语是否如此？现在大致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

现有的契丹文材料中，有甲乙丙己庚辛壬，尚缺丁戊癸。《道宗哀册》与《宣懿哀册》出自一人之手，甲乙词形相同，庚辛字形相同。《故耶律氏铭石记》之乙庚，《郎君行记》之甲，均与《道宗哀册》相同。《故耶律氏铭石记》之己与《宣懿哀册》同。《越国王墓志》（《研究》称作《萧仲恭墓志》）之庚甲与《道宗哀册》稍异，庚是同音假借或近音误用，甲则韵部用字不同而已。

据此可知，契丹语之甲乙同用一词，庚辛亦同用一词表示。这与蒙古语有所不同。蒙古语用五色及其副色表示天干，换言之即各用一词表示天干，把天干分别得清楚明白。契丹语则表示得笼统些。

蒙古语以白表示庚，以若白表示辛。白曰 [tʃ‘akan]，若白曰[tʃ‘akagtçin]。

查省变之字，读音必与查字有一定联系。若读为蒙古语之[tʃ‘akan]，则正与查字读音相谐。佐以下边将要讨论的旁证，可信此说不致大谬。故其读音可拟为[tʃ‘aka]。

5. 丞 加符号之字。

此字亦有用为天干之庚者，则其读音必与无符号之字相近。

《福留太师墓志》（《研究》称为《萧令公墓志》）第二行末两词是某某撰，人名即是此字。

无符号之字既读 [tʃ‘aka]，则有符号之此字读音当亦相近。《辽史》人名有“察割”与“查葛”。割葛二字唐代北方读音为[k‘ag]。因此，本字若读为 [tʃ‘a-kag]，则正与《辽史》人名之音相合，且与无符号之形近字读音相近，说明二者形音之关系。

山路广明认为契丹语之白与银同是一词。但他给无符号之字拟定的读音是[muŋku]⑥。然《辽史》人名却无与此音相近者。惟《契丹国志》则有人名“蒙兀”，云是太宗次子。查《辽史》不论太宗纪或皇子表均无此名。不知《契丹国志》何所据而云然。想《契丹国志》多依传闻，恐有失误。且从认识进程说，人类先认识颜色，后认识金属。命名则必以白兼指银，不能以银兼指白。再从造字过程说，当先造无符号之字，后造有符号之字。以之与白银相系，则理应以无符号之字记白，以有符号之字记银。而山路广明拟读之[muŋku]，考之蒙古语则是银而非白，考之契丹语则无征。故难令人信服。实际情况当是无符号者读 [tʃ‘aka]，其义为白；有符号者读[tʃ‘akag]，其义为银。由于没有严格的规范，二字有时竟也混用，如《越国王墓志》的作者那样。这从下面两字的研讨中也可得到印证。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6. 山 字源是㞢，截取上半而成者。音遏。

此字用来表记天干之己。蒙古语用黄表示戊，用若黄表示己。黄曰 [çir]，若黄曰 [çiragtçin]。契丹语亦用五色表示天干，则己当是黄色。黄，契丹语曰“袅罗个”。潢水称“饶乐水”、“如洛环水”、“袅罗个没里”、“女古没里”等等即是。

据此，可以推定此字之读音为 [niɔl-kɔ]，而这与其字源㞢之读音正有所谐。

山路广明也曾认为契丹语之黄与金同是一词。可惜，因此字在《郎君行记》中用为大金国之金，他便拟读音为 [tçin]、[k'in]，而竟忽略了契丹语黄曰“袅罗个”金曰“女古”之记载，可以说是失之交臂了。

爱宕松男拟读为 [ʃɑ]，则是蒙古语之略音，不仅分割语词很不科学，且亦不合契丹语词。

苏联学者沙夫库诺夫拟读为 [ɑi]，⑦未详其所据。但有背于契丹语词则是没有疑问的。故此等读音均属无据而难成立。

综上所述，可知契丹文字确系依据汉字而制，因此探求字源，对于研究契丹文字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以掌握必要的契丹语词为前提，否则若对契丹语词毫无所知，则探求字源亦将失去意义。

---

①②③④⑥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同上

⑤“重箱读”是日文中对汉字的一种读法。即对紧连的两个汉字，上一个”音读“——读汉字原来之音，下一个“训读”——按汉字之义译为日语读。

* 因刻字困难，本文发表时略去七八两节。——编者

文马与鸡斯之乘

萧 兵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天门上有二神马，披马衣，绘花纹，盖即所谓“文马”，模拟西戎名马之有纹者。

文马较古老之名称应是“鸡斯之乘”。除《山海经》郭注引《六韬》外，《淮南子·道应训》亦谓：“鸡斯，神马也。”鸡斯语讹为《逸周书》《山海经》《说文》洁黄、吉皇、吉良（或云，吉黄、吉良为吉斯之黄马、良马，待考），吉黄又音变为《穆传》之渠黄、《文选》李注引《瑞应图》之吉光，而《逸周书·王会》古黄之古则吉之误字也；鸡目、鸡尾之颈，容或有之，然云“鸡”则亦从“鸡斯”附会也。而“文马”者，初谓其毛色有花纹，后乃以彩绘于马衣以象之。

鸡斯文马之来源于西戎，诸书无异词。鸡斯者，疑吉尔吉斯（Kirghiz，kirgis）之音译。我国史书称黠戛斯（或讹为结骨），学者谓即汉之坚昆，元译吉利吉思（《三国志·魏书》注引《魏略·西戎传》云坚昆有“好马”，《元史·地理志》云吉利吉思“土产名马”。突厥（土耳其）语卡萨克（kazak）者，义为“游荡者、流浪者、健骑者、抢劫者、草原强盗”，则后人对草原骑射文化民族之蔑称。其字根为卡斯（kas），源出巴比仑之苏末语；巴比仑史诗英雄吉加美什（义为“火与斧的人”），语根即与 kas、kirgis 相同。然则吉斯之乘者，吉尔吉斯所出或所传之名马也（又疑所谓“骐骥”之发声亦与 kirgis 有关）。其特点之一为“项若鸡尾”，即今相马家所谓“鹄颈”；《御览》卷896引《伯乐相马经》云“颈欲得长”，而“长颈不折”则鬳——曲颈（鹄颈）者正中亚、西亚骑乘型名马特征之一，千里驹也。而马王堆《帛画》之绘“鸡斯”文马，则墓主人幻想升仙，“乘之寿千岁”也。

仅鸡斯之乘东传一端，足见我国西北骑射民族戎狄集团播化东西文明之功诚莫大焉。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